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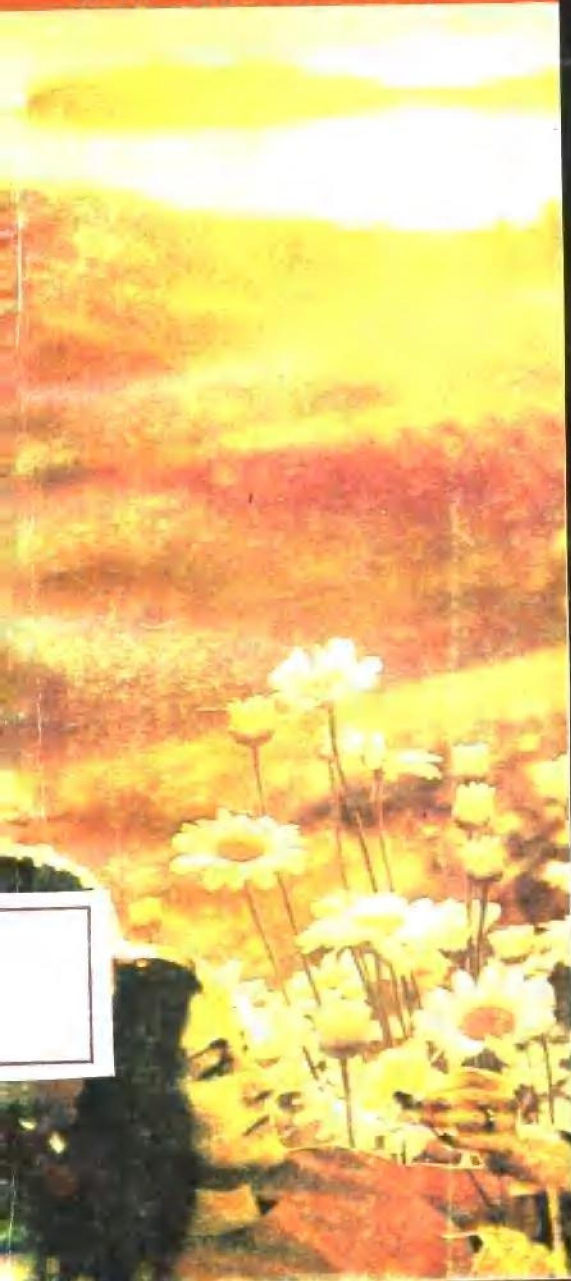
半小时丛书  
BANXIAOSHI CONGSHU



BANXIAOSHI C S

# 诗人的情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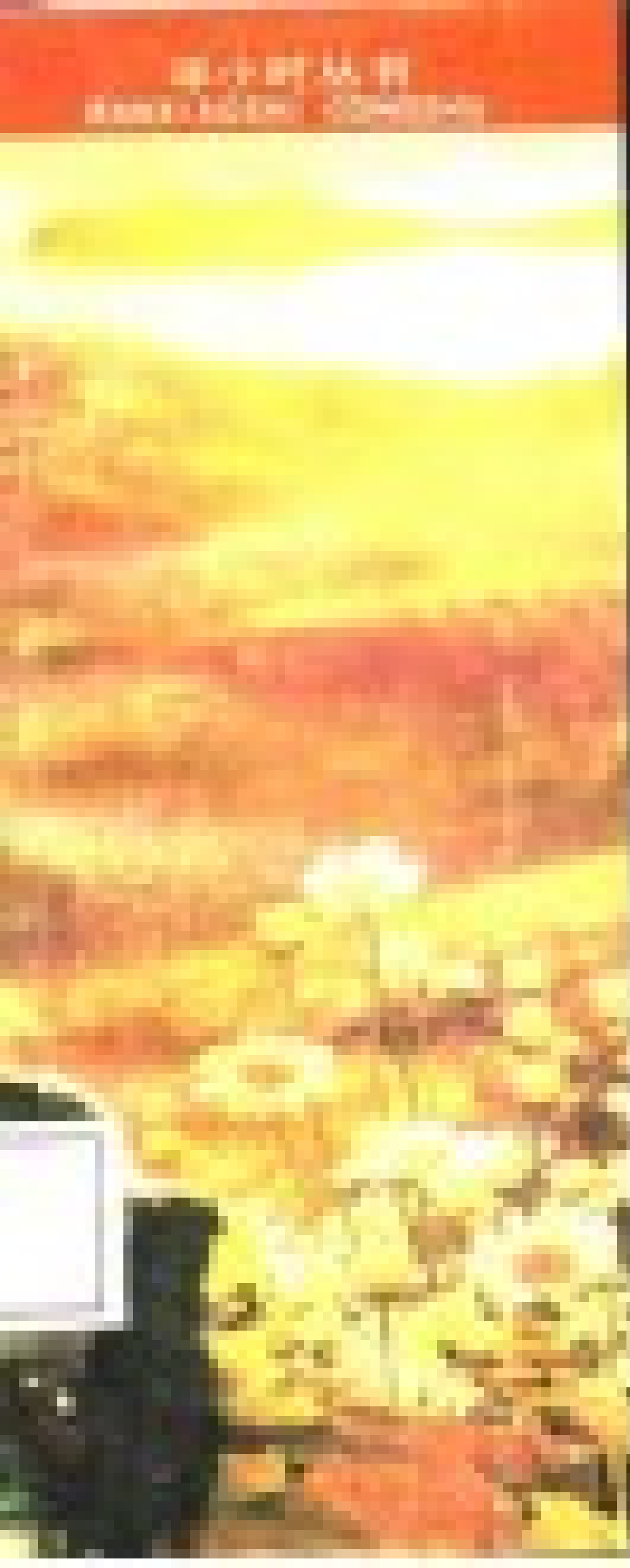
徐志祥 徐鲁 编





# 诗人的情怀

——



责任编辑：雷 雯

封面设计：李 欣

249

半小时丛书

诗人的情书

Shiren de Qing shu

徐志祥 徐鲁 编选

---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木兰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6·印张7·字数120,000

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1,660

---

统一书号：10360·154

定价：1.30元

ISBN 7—5317—0043—3/I·44

愿君心、君躯燃烧着热情；

让我，我的身姿、

我的容颜常在君之心头。

十五世纪的「桦皮书」

——流传至今最古老的

俄罗斯情书。



## 鲁迅与许广平

鲁迅先生(1881—1936)不仅是一位一生嫉恶如仇的硬骨头，同时也是一个富有感情的真实的人。他在自己的《爱之神》一首诗中，借希腊神话中爱神的传说，赞颂了冲破封建礼教罗网的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。诗里借小爱神的口吻说：

你应该爱谁，我怎么知道。  
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！  
你要是爱谁，便没命地去爱  
他；  
你要是谁也不爱，也可以没  
命地去自己死掉。

许广平(1898—1968)是中国现代女作家，卓越的妇女运动代表。1921年至1926年在北京女师大学习时期，曾是鲁迅先生的学生。在共同的学

习、创作与斗争生活中，她和自己的老师有了深厚的感情，又由友谊滋长而为真挚的爱情。当时，鲁迅先生因为旧式婚姻的干涉，曾有一个毫无感情可言的夫人朱安。因此，他和许广平的相爱，引起了一些封建的卫道士地攻击。但许广平毫不畏惧。她自信地说：“在这新旧过渡的社会，宁可丢弃名誉、地位、家庭、财富，忍受责骂，或委屈自己，男女双方把一切对自己有利的一面，都牺牲了，来寻求至高无上的爱的建立，这才是真爱。”

从1925年3月开始，鲁迅先生和许广平便有书信来往。1933年4月他们公开出版了一本情书集《两地书》，共收135封来往书信。鲁迅先生在“序言”中说：“这一本书，在我们自己，一时是有点意思的，但对于别人，却并不如此。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，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。”我们从中感受到的，是他们对人生的思索，对真理的追求。

这里选录的是他们不同时期的来往书信。

## 许广平致鲁迅

鲁迅先生：

现在写信给你的，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

年的教训，是每星期翘盼着听讲《小说史略》的，是当你授课时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语言，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。他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心中的话，这时许是按抑不住了罢，所以向先生陈诉：

有人以为学校的校址，能愈隔离城市的尘嚣，政潮的影响，愈是效果佳一些。这是否有一部分的理由呢？记得在中学时代，那时也未尝不发生攻击教员，反对校长的事，然而无论反正的那一方面，总是偏重在“人”的方面的权衡，从没有遇见过以“利”的方面取舍。先生，这都是受了都市或政潮的影响，还是年龄的增长戕害了他呢？先生，你看看罢。现在北京学界上有一驱逐校长的事，同时反对的，赞成的，立刻就各标旗帜，校长以“留学”，“留堂”——毕业后在本校任职——谋优良位置为钓饵，学生以权利得失为取舍，今日收买一个，明日收买一个……今日被买一个，明日被买一个……而尤可愤恨的，是这种含有许多毒菌的空气，也弥漫于名为高等教育之女学界了。做校长的，如确有才干，有卓见，有成绩，原不妨公开的布告的，然而“昏夜乞怜”，丑态百出，啧啧



在人耳口。但也许这是因为环境的种种关系，支配了她不得不如此吧？而何以校内学生，对于此事亦日见其软化，明明今日好好的出席，提出反对条件的，转眼就调过头去，噤若寒蝉，或则明示其变态行动？情形是一天天的恶化了，五四以后的青年是很可悲观痛哭的了！在无可救药的赫赫的气焰下，先生，你自然是只要放下书包，洁身远行，就可以“立地成佛”的，然而，你在仰首吸那醉人的一丝的烟叶的时候，可也想到有在蚕盆中展转待拔的人们么？他自信是一个刚率的人，他也更相信先生是比他更刚率十二万分的人，因为有这么点小同，他对于先生是尽量地直言的，是希望先生不以时地为限，加以指示教导的。先生，你可允许他么？

苦闷之果是最难尝的，虽然嚼过苦果之后有一点回甘，然而苦的成分太重了，也容易抹煞甘的部分。譬如饮了苦茶——药，再来细细地玩味，虽然有些儿甘香，然而总不能引起人们好饮苦茶的兴味。除了病的逼迫，人是绝对不肯无故去寻苦茶喝的，苦闷之不能免掉，或者就如病疾之不能免掉一样，但疾病是不会时时刻刻在身边的，——除非毕

生抱病。——而苦闷则总比爱人还来得亲密，总是时刻地不招即来，挥之不去。先生，可有什么法子能在苦药中加点糖分，令人不觉得苦辛的苦辛？而且有了糖分是否绝对的不苦？先生，你能否不象章锡琛先生在《妇女杂志》中答话的那样模糊，而给我一个真切的明白的指引？专此布达，敬候  
撰安！

受教的一个小学生 许广平

十一·三·十四年

她虽则被人视为学生二字上应加一“女”字，但是她之不敢以小姐自居，也如先生之不以老爷自命，因为她实在不配居小姐的身分地位，请先生不要怀疑，一笑。

鲁迅致许广平

广平兄：

今天收到来信，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，

姑且写下去看——

学风如何，我以为是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，倘在山林中，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，只要办事人员好。但若政治昏暗，好的人也不能做办事人员，学生在学校中，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，待到出了校门，和社会相接触，仍然要苦痛，仍然要堕落，无非略有迟早之分。所以我的意思，以为倒不如在都市中，要堕落的从速堕落吧，要苦痛的速速苦痛吧，否则从较为宁静的地方突到闹处，也须意外地吃惊受苦，而其苦痛之总量，与本都市者略同。

学校的情形，也向来如此，但一、二十年前，看去仿佛较好者，乃是因为足够办学资格的人们不很多，因而竞争也不猛烈的缘故。现在可多了，竞争也猛烈了，于是坏脾气也就彻底显出，教育界的称为清高，本是粉饰之谈，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，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，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。况且又有这样的环境，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，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，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。

所以，学校之不甚高明，其实由来已久，

加以金钱的魔力，本是非常大，而中国又是向来善于运用金钱诱惑法术的地方，于是自然就成了这现象。听说现在是中学校也有这样的了。间有例外，大约即因年龄太小，还未感到经济困难或化费的必要之故吧。至于传入女校，当是近来的事，大概其起因，当在女性已经自觉到经济独立的必要，而借以获得这独立的方法，则不外两途，一是力争，一是巧取。前一法很费力，于是就堕入后一手段去，就是略一清醒，又复原睡了，可是这情形不独女界为然，男人也多如此。所不同者巧取之外，还有豪夺而已。

我其实那里会“立地成佛”，许多烟卷，不过是麻醉药，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。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——无论指导得错不错——我决不藏匿起来，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，到现在还是乱闯。倘若闯入深渊，自己对自己负责，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？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。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，说有一个乡下女子，向牧师沥诉困苦的半生，请他救助，牧师听毕答道：“忍着吧，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，死后定当赐福的。”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

者之所说，何尝能比这高明些。他们之所谓“将来”，不就是牧师之所谓“死后”么。我所知道的话就全是这样，我不相信，但自己也并无更好的解释。章锡琛先生的答话是一定要模糊的，听说他自己在书铺子里做伙计，就时常叫苦连天。

我想，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，但也有离开的时候，就是当熟睡之际。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，中国的老法子“骄傲”与“玩世不恭”，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毛病，不大好。苦茶加糖，其苦之量如故，只是聊胜于无糖，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，我不知道在哪里，这一节只好交白卷了。

以上许多话，仍等于章锡琛，我再说我自己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，以供参考吧——

一、走“人生”的长途，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。其一是：“歧路”，倘是墨翟先生，相传说是恸哭而返的。但我不哭也不返，先在歧路头坐下，歇一会，或者睡一觉，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，倘遇见老实人，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，但是不问路，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。如果遇见老虎，我就爬

上树去，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，倘它竟不走，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，而且先用带子缚住，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。但倘若没有树呢？那么，没有法子，只好请它吃了，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。其二便是“穷途”了，所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，我却也象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，还是跨进去，在刺丛里姑且走走。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，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，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。

二、对于社会的战斗，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，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。欧战的时候，最重“壕堑战”，战士伏在壕中，有时吸烟，也唱歌，打纸牌，喝酒，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，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。中国多暗箭，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，这种战法是必要的吧。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，这时候，没有法子，就短兵相接。

总结起来，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，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，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，硬唱凯歌，算是乐趣，这或者就是糖吧。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“没有法子”，这真是没有

法子!

以上，我自己的办法说完了，就不过如此，而且近于游戏，不象步步走在人生的正轨上（人生或许有正轨吧，但我不知道）。我相信写了出来，未必于你有用，但我也只能写出这些罢了。

鲁 迅

三月十一日

### 许广平致鲁迅

鲁迅师：

“尊府”居然探险过了，归来后的印象，是觉得熄灭了通红的灯光，坐在那间一面镶嵌玻璃的室中时，是时而听到雨声的淅沥，时而窥月光的清幽，当枣树发叶结实的时候，则领略它微风振枝，熟果坠地，还有鸡声喔喔，四时不绝。晨夕之间，时或负手在这小天地中徘徊俯仰，盖必大有一种趣味，其味如何，乃一一从缕缕的烟草烟中曲折的传入无

穷的空际，升腾，分散……是消灭!？是存在!？（小鬼向来不善于推想和描写，幸恕唐突!）

《京报副刊》上前天有王铸君的一篇《鲁迅先生……》和《现代评论》前几期的那篇，我觉得读后还合意。我总喜欢听那在教室里所讲一类的话，虽则未必能有多少领略，体会，或者也许不免于“误解”，但总觉意味深长，有引人入胜之妙。在还未听惯的人们，固然容易错过，找不出头绪来，然而也不要紧，到那时自然会有善法来调和它，总比冗长好，学者非患不知，患不能法也。

.....

小鬼许广平

四月十六晚

**鲁迅师：**

先后的收到信和《莽原》，使我在寂寞的空气中，不知不觉的发生微笑。此外还有《猛地》，《孤军》，《语丝》，《现代评论》等，源源而



来，关心大局的人居然多起来了！每周得着这些师资，多么快活呀。

……

考试尝未届期呢，本可抗不交卷的，但考师既要提前，那么现在做了答案，暑假时就可要求免试了——倘不及格，自然甘心补考——答曰：

那房子的屋顶，大体是平平的，暗黑色的，这是和保存国粹一样，带有旧式的建筑法。至于内部，则也可以说是神秘的苦闷的象征。靠南有门，但因隔了一间过道的房子，所以显得暗，左右也不十分光亮，独在前面——北——有一大片玻璃，就好象号筒口。这是什么解释呢？我摆开八卦，熏沐斋戒地占算一下罢。卦曰：世运凌夷，君子道消，逢凶化吉，发言有瘳。解曰：号筒之口，声带之门，因势利导，时然后言。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，此南无阿弥陀佛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亲降灵签也。余文尚多，以不在本答案范围之内，均从略。

此外小鬼也有一点“敢问”求答的——但是绝非报复的考试，虽然“复仇乃春秋大义”，然而学生岂敢与先生为仇，而且想复，更兼